金庸与香江

(香港) 彦 火

六十年前，金庸在《新晚报》总编辑罗孚（罗承勋）的邀约下，写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一炮而红，从此他的武侠小说一部部横空出世。

他横溢的才华，绮丽的文采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风靡全球华文读者，蔚为武侠小说的一朵奇葩。

年前，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表示拟仿效“李小龙馆”，在香港沙田文化博物馆筹办一个“金庸馆”，并征求笔者的意见。

“金庸馆”将陈列金庸手迹（手稿、书信）、版本（包括译本），并播放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等等。

金庸的成就涵盖多方面，包括成功的报人、作家、企业家、政论家等等，是一本丰厚沉甸的大书。

如果要涵盖金庸以上的业绩，单靠目前拨出的占地二百平方米，是远远不足的。

不管怎样，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倒希望“金庸馆”可设在西九龙文化区，地点适中，交通方便，占地可以更大。

目前筹办的金庸馆地点的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馆，交通并不甚方便。

金庸的文化事业，基本上是在香港建基的。他的报业王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创立的，他左手写真知灼见的政论，右手写精彩绝伦的武侠小说，锋发韵流，一时无两。

月前我与金庸老友、科幻小说家倪匡谈起金庸的武侠小说，他断然表示：“金庸小说天下第一，古今中外无出其右。”

倪匡把金庸的小说排列顺序为：《鹿鼎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他认为这四部小说将流传千古。

去年杪，访港的莫言，也曾在三个不同的场合推崇金庸的小说，认为有井水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

如今，有不少以金庸冠名的纪念馆和景点，如浙江海宁的金庸书院、嘉兴的金庸图书馆、桃花岛，嘉兴的南湖等，反而在金庸的发迹地——香港则阙如。

2000年金庸曾向我私人表示，香港某财团拟在大屿山创建金庸主题公园。但是，只闻楼梯声，不见其形影。

倒是不久，迪士尼乐园已矗立于大屿山。我以为，后者是借来的文化、借来的景点，不能体现香港本地的特色。

全球最多读者的金庸作品的发祥地——香港，对眼前这座耸拔文化的崇碑仿佛视而不见，令人费解。

最讽刺的是，十多年前在毗邻的澳门，也辟有“金庸馆”。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最近香港康文署委托我策划配合金庸创作六十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包括“金庸文学山水研讨会”、“我与金庸全球征文奖”等，希望借此向这位“香港文化界巨擘”顶礼致敬！

去年是金庸九十岁大寿。前年杪，刘再复伉俪，刘再复的千金、金庸唯一入室弟子刘小莲来港。金庸伉俪在港岛香格里拉酒店夏宫宴客。

在宴席中，刘再复表示，翌年是金庸九十大寿，应该好好庆祝。我建议在《明报月刊》推出特辑，为之祝寿，结果与会者无不拍手赞成，金庸听罢也兴致勃勃，他当堂表示，他也可以写一篇文章。

此后，我便为筹备“金庸九十岁”特辑而努力，结果一呼百应，包括余英时先生的海内外大家都答应惠稿。

后来我接到一向低调的查太太电话，表示查先生不希望为他祝寿，特辑因而搁置。

查先生今年九十一岁（三月十日），查先生官方网只刊登一帧照片，并没有大事庆祝。

去年杪，我偕刘再复伉俪、刘再复的千金刘小莲去拜访查先生。查先生精神颇好，双手有点颤抖。查太太说，查先生已不再写东西了，只是平日阅读不少书籍。

查寓在太平山山腰处，是一个背靠蓊郁青葱的太平山、面向妖娆绰约的维多利亚海湾的公寓，共二层，下层客厅、卧室，上层为书房，约三四百平方米。

以前在金寓多次走动，从未参观他的书房，这次在刘再复兄的要求下，查太太带我们参观上层的书房。

只见上层三面墙都做了入墙书架，书籍种类繁多，有文学、历史、政治、社会、经济书籍，包括英、法、日及其他的外文书，琳琅满目，估计有逾万册。

靠回廊处放置一张大书桌，桌上摆满了《明报月刊》等杂志，查先生在北角嘉华大厦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偌大的书房。

查太太说，查先生的藏书主要放在澳洲。查先生早年在澳洲购了一个大宅，准备退休后到澳洲做寓公，所以他的大部分书籍，早年已空运到彼埠，可见查先生藏书的丰富。

结果查先生退休没有落籍澳洲，仍然乐意根植香江，则是他自己始料所不及。

门诊大厅

孙小琪

这几年，常常要去医院，诊病、化验、取单子、配药、付钱，一趟趟排队等候，看多了焦虑、怨怼、哀伤、暴躁、六神无主。知道这样的生活也属于一部分人，这样的神情，是这个特定人群的标记。

前不久去一家医院,取药时,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对父子,父亲中年,儿子高个健硕,背着包,像是大几的学生,或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几个装着药品的小纸盒、小纸袋从柜台后面递出来,父亲一样样拿过去看,大声说:“这个爷爷的卡也可以开的……这个也可以的……你看看你看看，我稍微晚来一步就不行。”年轻人低着头,显然很不希望父亲这样大声，不希望引起周围注意,拿了药,轻轻地,期期艾艾:“走……走……”父亲不买账,依然大声:“有啥难为情的,好省的就要省,我们小老百姓,没有花头,就这点本事了。”估计小伙子难得看病,病历卡上还有钱,而爷爷如果医保卡上的钱用完了，再来医院看病,所需医药费大部分由政府承担,自己承担小部分。

在三甲医院配中药,天不亮就人满为患的,排队者大多是家属,为那些大病久病的亲人而来。挂了号,问了诊,交钱后等候取药,大厅里已是满的,除了中央一排排椅子都坐满了,周围还有站着的。墙上的挂钟指针已指向12,等候者有耐心,巴巴地看着屏幕,听着扩音器里传出的报号声,总要轮到的。

我旁边坐着一位老者，瘦小精神，很久前的两用夹克，洗得发白透着原有的藏青色，袖口发毛了，丝丝缕缕透着洁净。很久以前的咔叽布裤子，也是洗得发白的。布鞋，旧的，也是洁净的。他不焦灼，淡定，双手叠着放在架叠着的腿上，默默看着眼前的地面。一会儿，手机响了，话筒里的声音断续飘出，是有点抖颤的细弱女声，大约是催他去吃点东西。老头低声坚决地说，让你11点吃午饭，11点半午睡，不要管我的，一会儿拿到药就回来了么，回来吃有什么不好，我又不饿。手机挂了。老人依然淡定。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大约还是这个意思，老头不高兴了，还是轻声而坚决地：叫你11点钟吃午饭，11点半午睡，规矩打破了，身体会不舒服，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生活要有规律。每次我来配药你都这样，我会管好自己。你就是这样不听话。老头挂了手机，望向叫号的屏幕。过了几分钟，手机又响了，这次对方声音有点大，尽管还是抖颤而虚弱的：你不去吃点心，我怎么吃得下啊。老头站了起来，开始往外走，一面嘀咕着：老太婆，讲不听，多少年了还这样。他依然不急不躁，只是不愿意别人听到。收了手机，走到靠近发药柜台的墙边，他用一侧肩膀微微靠着，眼望地面，耳朵听着扩音器里的叫号，安静地等。总会轮到自己，拿了药就回家，老太婆在等。那一缕分分秒秒扯不断的牵挂，无比坚固。

许多契约，写在纸上的，不如埋在心里的结实，老夫妇的相濡以沫，那是长长久久的责任和诚信，哪怕没有那一纸婚约。医保卡的使用规定，也是一种契约，白纸黑字的，但有人就不愿意遵守。

春鸟 (中国画) 万 芾

守望精神家园

黑马

前些日子，观赏了大型原创现代沪剧《心的守望》。

首先没想到的是，偌大的剧场居然人满为患，连通道中都挤满了观众；第二个没想到，剧情居然如此感人至深，令全场观众潸然泪下，直至终场，剧场里一片唏嘘之声依然清晰可闻。

感人的戏无外乎两类，一为“小我”人物的个人遭遇凄凄惨惨戚戚，博得观众一掬同情之泪；一为“大我”人物为崇高的理想虽九折而不悔，人物命运催人泪下，那是从观众心底奔涌而出的泪。《心的守望》毫无疑义地属于后者。

本剧主人公方秀云和丈夫是当年从上海松江插队落户到大西北的知识青年，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支撑起一所乡村小学，坚守一个信念：一定要让更多的农村孩子接受教育，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命运！一个狂风暴雨之夜，丈夫为了从突然坍塌的教室里抢救学生而英勇牺牲……方秀云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对丈夫的临终誓言：一定要把乡村学校开办下去，要让儿子回来接丈夫的班。方秀云回到故乡上海，来到大学城，找到了即将大学毕业的儿子张晓光。不料当初答应回大西北子承父业的儿子变卦了！

于是，我们的情绪一步步伴随着剧情的深入发展而波澜起伏，感受着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矛盾叠起。乡村孩子对读书的渴求与向往，亲情与誓言的激烈交锋，现实与承诺的世俗表现，母与子的艰难抉择，全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谁也不曾料想，一场更大的劫难正在向方秀云悄悄逼近……

而在一切之上，则是精神世界的一种洗涤升华，对美好事物的一种热切期盼。

毫不夸张地说，《心的守望》唤醒了绝大多数观众的一代人记忆，从而激发出强烈的共鸣——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这里的守望是一种精神的呼唤，一种神圣的回归，一种崇高的境界。尤其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创作演出《心的守望》正当其时，极具现实意义。这，正是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艺术力量之所在。

《心的守望》真实可信地塑造了一位上海母亲的光辉形象，大段的杨派唱腔和唱段可圈可点，催人泪下，一唱三叹，回肠荡气！让观众在领略守望精神家园之可贵的同时，又强烈地感受到崇高上海精神！

在观赏这一台现代沪剧大戏的同时，我们忽然看到了另一种守望——编剧管燕草、导演彭安娜、作曲奚根虎、舞美周本义、主演杨派嫡传弟子郭懋勤等，有了他们对沪剧这一方精神家园的“守望”，有了他们对戏剧事业的痴迷和奉献，才有了《心的守望》的舞台呈现。

雨天中的盼望

赵玉龙

处于长时间的阴雨天中的人们，犹如进入了人生低谷一般，心情会变得很糟糕。那些散射的光线，让事物的轮廓变得不清晰。一场雨如果下得太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情。《百年孤独》中那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二天的雨，虽充满了荒诞的色彩，内里却是在讲述真理——我们应当在命运的阴雨中寻求出一条生命的盼望之路。

我有时候可以从屋檐上滴下来的雨水中，看出人世间的温暖和湿润；在烟雨蒙蒙的雾气中，看到大地永久的希望和活力。

梅园丘十六英烈

苏 林

1941年初，新四军浦东抗日武装数千人奉命南渡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为便于隐蔽，抵达浙东的抗日武装获得“苏鲁战区暂编第三纵队”国民党番号，下设五个大队，朱人俊为司令，上海南汇新场镇人奚兴章担任司令部副官，陆阳担任三大队队长，大队副为陈三拜。这支部队拉开了浙东抗日的序幕。

1941年12月12日拂晓，因汉奸告密，驻扎在梅园丘附近的“暂三纵”遭一个中队日寇包围。日寇在汉奸引领下，借能见度仅有数十米的大雾，伪装成渔民隐蔽在干涸的水沟内。

当“暂三纵”沿海塘坡向东急行军走到几个突起的晒盐坨基时，日寇占领有利地形突袭。天将破晓，浓雾渐散，担任后卫的三大队正拐到东花丘与梅园丘交叉路口时，日寇突然射来密集子弹，三大队近八十人完全暴露在日寇火力之下。危急中，大队长陆阳立即命令队伍就地散开，在他的带领下阻击日寇，顶住日寇疯狂扫射。突然，陆阳右臂中弹，他顾不上包扎，凭借沟边芦苇和坟堆作掩护，组织部队南移撤退，并阻击冲上来的日寇。当陆阳在跳跃三米开阔的梅园横沟时，不幸右腿又中弹，他拉住河边树桩正欲上岸，日寇又击中了他的后脊梁，右边的大队副陈三拜见此情景，俯地伸手去拉他，当即被子弹击中头部牺牲。同时，正在陆阳左边随三大队一起活动的司令部副官奚兴章就地滚向陆阳身边，不顾重病在身，双手用力把陆阳拖上岸。日寇嚎叫着向奚兴章围拢来，他身子往旁一闪，一把攥住一日寇的枪管顺势一拉，猛地跳起将那鬼子踹下河去。冲过来的日寇见奚兴章腰缠钱兜，肩背挎包，便用刺刀刺向他胸腹部，当时奚兴章的脚和臀部已多处中弹，双腿难以站立，他用身体扑向日寇，抱住撕咬，并高喊“打倒小日本”，双拳猛击日寇腹部，痛得日寇嗷嗷直叫，肉搏中被日寇共戳了十七刺刀，血肉模糊，肝肠外流，惨不忍睹，但他还是紧紧保护着部队钱财，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战斗结束后，民主保长陈元生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带领乡亲为烈士擦干血迹，白布裹尸，乡亲们双膝跪地，泣不成声。奚兴章的双手还紧紧地捂着胸前的挎包。当晚，陈元生按当地习俗祭奠烈士们直至拂晓，在梅园丘附近掩埋了烈士的遗体。

1986年，浙东人民为纪念抗日英烈，在梅兰江畔的梅园丘建起“梅园丘战斗纪念碑”，上面铭刻着陆阳、奚兴章、陈三拜等部分烈士姓名。当年的司令朱人俊面对长眠的烈士老泪纵横，挥笔题写了“先烈精神千古传，英雄浩气万古存”的挽联。碑记中写道：“这里掩埋着十六位外乡人，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背井离乡数千里，在梅园丘勇战日寇，直至流尽最后一滴鲜血，长眠于梅兰江畔。他们中大部分的姓名已无法查考.....他们是抗日的队伍，是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儿女。”

十日谈

不朽的丰碑

被捕入狱，反做策反敌人的工作。请看明日本栏。

词二首

徐章明

海棠春令

院中海棠盛开，忽忆东坡定惠院遇此花，感士人不知其贵，海棠岂入世才人耶

一株绿静风牵袖，晶玉质、天心剔透。细雨洗青春，粉雪修容秀。 月华如水中庭漏，似定惠、幽人独瘦。甚日卷珠帘，相遇东山右。

浣溪沙

赋芍药新抽茎叶

已褪芽尖涩涩红，叶笼半月碧云浓，珠帘低揭冀边风。 皓腕春葱抽夜玉，远山螺黛聚眉峰，花神行脚恁匆匆。